

## 09 金门炮火连天 台湾寻求美援

## 21 沥川受伤



不说已知  
只说未知

当时,陈诚与蒋经国的关系更值得玩味,台湾政坛传言,当时蒋经国虽出任台湾省党部主委,但在台特务机构曾对蒋经国在台住处与行踪进行24小时秘密监视。蒋经国早在1949年3月就去函告诉蒋介石与宋美龄:陈诚“在台湾亦不能持久”。蒋介石此来对外一切保密,对安全格外重视,在澎湖停留了长达10天时间。

5月26日,蒋介石搭机来台,他没有直接飞往台北与陈诚会面,而是先抵达高雄冈山机场,再转赴凤山要塞登岸,此要塞由孙立人在台训练的新军驻守。

据孙立人旧部、已故联勤总司令温哈熊说,蒋介石一到港口就视察部队,他问孙立人:“你觉得安不安全?”孙立人不但打包票表示部队坚决效忠,同时回答:“总统,有我在,绝对安全。”蒋介石这才安心登岸。

抵达台湾后,蒋介石驱车转抵高雄西子湾行馆停留,开始对东南地区进行布防。不久,孙立人竟被蒋介石以涉嫌军事政变为由,软禁了数十年。

为稳定台湾形势,陈诚于5月20日起宣布台湾全岛戒严,实施严格的户口检查,并将没有人台许可证明的人遣返大陆。

其实,美国驻台机构早在1948年秋就曾评估蒋介石迁台将会把混乱带到台湾,主张应就如何撤离美方在台人员作准备。美方驻台总领事克伦兹并尝试接触当时台湾省主席魏道明,希望通过提供巨额贷款,让台湾“自治”,或说服蒋介石不要来台。不过蒋介石随即指派陈诚接手台湾政军要职。而当时美方希望国民党军的自由派能出面接管台湾,避免蒋介石来台,因陈诚不配合,克伦

兹甚至建议换掉陈诚,改由在南部练兵的孙立人接手省主席。相关建议也曾由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转达给代总统李宗仁,李宗仁表示只有蒋介石才能决定此任命。

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台湾地区与美国的关系迅速改善。1950年初,澎湖一举成为两岸海域的安全枢纽,蒋介石一直提防大陆方面解放台湾,因此与蒋经国经常从本岛或澎湖搭机前往金门视察。

蒋介石与宋美龄只要巡视澎湖,便会下榻澎湖贵宾馆。1951年,台湾军方就在澎湖贵宾馆西侧兴建地下指挥中心,厚重的墙壁搭配军舰舱门规格的铁门,地下防御工事非常坚固,并有手摇式毒气抽风设备、防弹避难设施。为加强澎湖防务,蒋介石还委任昔日黄埔一期爱将胡宗南率兵镇守澎湖。

1958年,台海爆发“八二三”炮战,当时大陆方面炮火猛烈,美国国防部立即将第七舰队布防到台湾海峡,并协助国民党海军补给金门,甚至通过第三方表示,可能在战役中使用核武器。由于澎湖是金马前线重要后勤补给区,蒋介石就把前线指挥中心设在澎湖贵宾馆,他多次赴澎湖督阵。在第一批炮击攻势中负伤回台的俞大猷,立即与美方海军联系,要来蒋介石多年争取未果的新型M115式八寸口径自动推进榴弹炮,以增强前线火力。

八寸口径大炮于9月19日零时50分运抵金门,一向早睡的蒋介石,竟然撑到蒋经国向他报告相关信息时仍未就寝。金门部队随即展开为期8天的装备与操作训练,于9月26日下午以重炮还击大陆的炮击;这批八寸口径大炮不但射程更远,也更有火力压制性,连炮手的表蒙子都被震碎了,一度让人误以为国民党使用了原子武器。

在这场战役中,金门守将胡璉在炮战爆发前夕擢升38岁的郝柏村为代理小金门师长,在他的死守下,22万发炮弹并未让烈屿失守,因此他深受蒋介石的赏识,战后蒋介石擢升郝柏村出任“总统府侍卫长”的命令,正是在澎湖贵宾馆内签发的。现今在澎湖贵宾馆内指挥中心办公室里,还保存着蒋介石当年使用的桌椅、床铺及手摇式电话;同时,澎湖贵宾馆主建筑后方也可循着当年仅容一人通行的几百米地下通道直通屋外,通道旁有几间战备用防空避难室,足以见证当年战事之紧张。

据说当年美国因八寸口径大炮射程远,担心其被国民党自主使用,或配合登陆艇抢滩大陆,故意锯短了炮身,以缩短射程。

(摘自《蒋介石后传:蒋介石台湾26年政治地理》师永刚 方旭著)



虐心的爱  
残缺的美

走到门口,那个人说:“Hi。”  
“Hi。”  
然后那个人握了握修岳的手:“同学怎么称呼?”  
“修岳。”  
“修岳同学,多谢你陪小秋跳舞,多谢你送她回来。”  
两强相争,勇者胜。修岳的脸瞬间苍白,不由自主地退后半步,他抬起手,看了看表:“小秋说她累了,想早点休息。”

“放心,我会照顾她的。”沥川微笑着说。

然后,我的手便被沥川握住了。  
“这么晚,你们……还出去?”修岳说话的声音有些颤抖。

“就在校园里走走。”沥川微笑。我们漫无目的地向校园走去。  
“小秋,很遗憾,我不能陪你跳舞。”他轻轻地说,“但我愿意看见你快乐。”

我转过身,看着他:“沥川,你一直在外面等着我吗?”  
“没等多久。”

路越走越黑,没有灯光,我们好像走进了树林。

我带着沥川在树林中穿梭,他紧紧拉着我的手:“小秋,我们迷路了吧?”

树丛中有一块草地,我们在一棵树下停了下来。他一把抱住我,我背靠着干裂的树干,双腿紧紧盘着他腰,居高临下地吻他。树枝摇动,树上的水滴纷纷落下,滴在我俩的头上和脸上。

他专心地吻我。我想,我得记住这个时刻,晚上11点40分,我穿着米色毛衣、蓝色花裙、低跟黑皮鞋。

天气有些冷,我们的肌肤贴在一起,又有些热。沥川只穿着一件白衬衣,没穿外套。

树干上的泥土把我的衣服弄脏了,沥川问我有没有手绢。

就在这时我听见了脚步声,一束电光照了过来,照在我的脸上。

“站住!”校园民警说。

沥川将我一推,小声道:“快跑。”  
本来我们用不着跑的,可我们的样子太狼狈、太可疑。若是被抓住,没干什么也说不清了。我拔腿飞奔,看见有人迅速追过来,然后,沥川拦住了那个民警。紧接着,他们扭打起来,我又冲了过去。看见沥川倒在地上,我冲上去,劈头盖脸就抽了那个民警两个耳光,大吼:“住手!住手!你给我住手!”

那个民警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小丫头胆子不小!你们是哪个系的?”

“哪个系不关你的事,我们俩在这儿说话,关你什么事?”

“说话,哼,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干的好事!”

我冷笑:“你敢把我抓回去,我就说你企图强奸我。你看,我胳膊上有你的指印。”然后我一把扯掉他上衣的一颗扣子,“手里还有你的扣子。”

他不怒且笑:“你以为我怕你这点小把戏?今天饶了你们。看你这样的胆子,量那小子也不敢把你怎么样。想干好事到外面开房间。”

说完这话,那个民警走了。我跪到地上,轻轻地推了推沥川。

“沥川,沥川!”  
他一动不动地趴在地上。

“你受伤了吗?”我的身子不自觉地发起抖来。

“我没事。”他勉强坐起来,脸色苍白得可怕。

“坐在这里别动,我找人送你去医院。”我知道他受了伤,且不能动。

他一把拉住我:“不用去医院,我可以自己走。你……扶我一把。”

我把他扶起来,将手杖递给他。他接着手杖,问:

“那人……伤了你没有?”  
“没有。”

“我看看。”他借着月光,查看我的手臂。

“这里离停车场远吗?”他问。  
“不远。”

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走到停车场。他不让我扶,努力向前走,途中沥川不得不停下来休息两次,显然伤得不轻。

“沥川,我和你一起去医院。”我说。  
“我没事,不用去医院。”

“那我和你一起回公寓,看看你的伤。”

“不用,我自己会料理。”他淡淡地说,“抱歉,这次得让你独自走回寝室了,我不能陪你。”

“沥川,我不放心!”我觉得我的声音里已经有哭腔。

“No。”他说,“晚安。过几天我再来看你。”

我欲转身,听见他叫我,他把他的衬衣递给我:“换上我的衬衣吧。你的毛衣脏了,回去你的同学该取笑你了。”

他穿着一件白背心,露出健美的上身。

“晚安。”我眼泪汪汪地看着他。  
(摘自《沥川往事》施定柔 著)